

看诗不分明

(42)

初唐四杰者,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也。起初以为他们的座次是按照年纪或成名先后排列,后来读到杨炯“愧在卢前,耻居王后”之语,才知道当时是按照成就来排的,杨炯对这个排列不服气,“愧在卢前”自然是虚晃一枪,“耻居王后”是真话,其实就是认为自己该排第一——作为诗人或者作家,一旦计较这些江湖座次,心胸气度便可想而知。

当时名声最著的是王勃(649或650-676)。他才华早露,14岁应举及第,乾封初(666年)被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,两年后因戏为《檄英王鸡》文,被高宗怒逐出府。随即出游巴蜀。咸亨三年(672年)补虢州参军,因“擅杀官奴”当诛(当属被陷害),遇赦除名。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。王勃后来就在去交趾探父的途中,渡海溺水,受惊而死,年仅二十七岁。

他的作品体现了五律与五绝的成熟,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川》是其脍炙人口的名作:“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”他探父路过南昌,正遇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大宴宾客,为了夸耀其婿的文才,预先命其婿作序,宴会上又故意遍请宾客作序,众人心领神会,当然都谢绝不写。谁知轮到王勃,便欣然命笔,写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,阎公不禁叹道:“天才也。”——这位长官懂文学,终于“吾爱吾婿,但更爱真理”,犹不失性情。用来结束全篇的《滕王阁诗》意境开阔,优美悲凉,也是名作:“滕王高阁临江渚,佩玉鸣鸾罢歌舞。画栋朝飞南浦云,珠帘暮卷西山雨。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阁中帝子今何在?槛外长江空自流!”

多年前登上南昌滕王阁,默念“秋水长天”的名句,悲天地之不仁、人生之无常,犹自黯然不已。

“四杰”之冠如果不是王勃,则最有可能归卢照邻。他是真正的苦命

之人。仕途失意,只做过短时间的新都尉,就因恶疾辞官,为了治病他服了丹药,结果反而中毒,以致足挛手废,请大医学家孙思邈诊治也未奏效。他不堪疾病折磨,事先备好墓穴,与亲属诀别,投颍水而死。才四十岁。他的《行路难》《长安古意》等诗,对时间的易逝、人生的无常非常敏感,言人所未言,且气足韵丰,爽利流转,很有感染力。关于他的《长安古意》,留待下文分解,暂不多说。

第三位应该是骆宾王。他当过武功、长安两地的主簿,武则天时任左临海丞,不得志而弃官。至今儿童能颂的“鹅,鹅,鹅,鹅,曲项向天歌”,就是他七岁时的作品。他的成名作是歌行体长诗《帝京篇》。光宅元年(684),徐敬业扬州起兵讨伐武后,骆宾王追随,并写了气势磅礴、连被声讨的武则天都惊叹的《讨武曌檄》,不久“敬业败,宾王亡命,不知所之”(《新唐书》)。不过《旧唐书》则谓其“伏诛”(被杀),孟荣《本事诗》记他在钱塘灵隐寺为僧。又一说他投水自杀(唐人张鷟《朝野金载》)。他的结局成了一个谜。

《本事诗》中记载:诗人宋之间一次在杭州灵隐寺玩月赋诗,吟了两句:“莺岭郁岩晓,龙宫锁寂寥。”苦无佳句可续,正沉吟间,来一老僧,说:“何不云‘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’?”据说此僧就是骆宾王。感情上,我乐于接受这种可能。

认为自己该排第一的杨炯,十二岁举神童,当过校书郎。武后时任盈川令,在任上去世。其诗代表作为《从军行》,其诗感人处不多,学界也认为“既不如卢照邻,也比不上王勃、骆宾王……只能在事实上位居‘四杰’之末了。”(章培恒、骆玉明主编《中国文学史新著》)不过,他的境遇略好,也总算活了43岁,比王勃和卢照邻都长——至于骆宾王,就无从比较了。

“四杰”都是少年天才,但都有才而无命。所谓天才,其实未必受上天宠爱,天翻手纵之,覆手亡之,令人不寒而栗。以“四杰”论,才气、成就又与寿命、运气成反比。王勃最早夭,卢照邻最惨,而才气与成就最逊的杨炯,寿命和境遇都最好。难道这是自然法则的一种均衡吗?

初唐四杰的座次

潘向黎

买菜

陈志泽

妻子不管是工作着还是退休后,几乎不曾提过菜篮。她是外地人,语言不通是她不上菜市场的理由。买菜便成了我几十年如一日的光荣差事。过去买菜一般都是家庭妇女干的,现在像我这样上菜市场买菜的大男人多了起来。

每个星期天,我都能在菜市场碰到一位副市长与夫人一起上菜市场买菜。市长陪夫人买菜,不但降低身份,还给人好印象。他是分管民政的,也许还有顺便了解市场情况的想法?

因为久经磨练,经验就丰富,我买菜往往价廉物美。人怕戴高帽,在家人的赞扬声中我买菜的积极性也就长盛不衰。除了必需的菜蔬,我还常利用“顺便”随心所欲买点我喜欢吃的东西,这也是我掌握菜篮子的一个乐

趣。这个夏天,我就专认一个外地的民间食品师傅,他到菜市场销售他们那里手工制作的特产“九重粿”(梗米做的)我一定要光顾的。近日,我还注意一处卖农产品的地摊在卖本地土产的番石榴,简直是绝无仅有,我能很快挑上一袋子。我这样识货的老买菜才懂得那种大得吓人的新品种算什么番石榴?只有这种蜡黄、“尖屁股”、个头不大的番石榴才是正宗,特别是那留着鸟啄过痕迹的,一定是味道极佳,鸟比人精灵,鸟挑选过的,没错……

我买菜还有副产品。不是腾不出时间锻炼吗?过去是骑自行车上菜市场的,前两年已改革,拉着自行车走着去。还要走得快,走大步。去也行走,

回也行走,既买菜又锻炼身体,一箭双雕。遇到熟人打招呼:“车坏了?”我随便回答:“嗯嗯。”有时上菜市场随便买点什么其实是散步、消遣,看光景,还能感受人情世事。

不久前遇早年邻居现在又住同一小区的老黄,

上海市人口密如麻,但小区组织良好,功能充分发挥,庶民生活显得有条不紊。在经济弱势地域,小区组织更能充分发挥政府照顾公民的功能。参观了闸北的临汾小区,直觉较台湾的邻里组织更深入群众、服务更周到。在老人赡养方面,小区组织也有加作作用,值得外地效法。

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人民的医疗、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加上一胎化政策,致死亡和生育率双下降,2005年后人口老龄化越发显著。据2009年统计,65岁以上的老人有1.67亿,占总人口12.5%,且以每年3%约700万人的速度增长,中国已迈入高龄化社会。然而,老人医疗和住宅供应,即养老产业和照顾服务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。上海在这方面已有建树,着实可圈可点。

临汾小区的养老院,建得美轮美奂,设备齐全,庭院宽

我自认为是子期之后,从小就对古琴充满了好奇心。尽管电子琴已经证明我并无多少音乐细胞,但凭着一腔热血和满脑子天真,我便投到了胡维礼先生门下学古琴。

胡先生原是位数学教授,古琴师承吴派大师吴景略先生,至今已有八十八岁,如此高龄授业,在上海难寻二例。我虽不是个好学生,在先生的不倦教导下,也渐渐窥得些门径。

琴要常练,手头自然得有一张。古琴虽不大,价格却不含糊,普通的练习琴便要两三千,稍微好点的就要一万以上,再往上,有点名堂的则三五千,七八万,即便十几二十万都不稀奇。这样的价格,对于我这种初学者而言,实在有些难以承受。况且,先生云,贵的琴未必真的好,要找到真的好琴也要看机缘。现在上海有名的琴家,都是不断地卖旧换新,为寻觅好琴花了不知多少功夫。人说“烧单反穷三代”,跟“烧”琴比起来,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胡先生家中的琴,据我所见不下十张,其中还有两张“名琴”。按我的理解,“琴”有名字,方能称“名”。这两张琴一张叫“鸣玉”,另一张叫“琅石泉”。鸣玉是清代的琴,通身黑色,样子较朴拙。琅石泉出自明代中叶,一开始我只觉得它名字好听,泉水流泻石上,发出琅琅之声,样子却不大惹眼。现在的琴大都漆得亮亮的,琅石泉却显得暗气沉沉,上面蒙了一层灰状的东西,仿佛被岁月剥蚀出的痕迹。一问才知道,原来那一层灰竟是用

老伴腿骨折后,买菜成了他的主业。不但给自己家买,还给儿子家、女儿家买。他不像我拉辆自行车当运输工具,全靠双手拎,大包小包负载累累,可他总是笑呵呵的。像老黄这样高高兴兴买菜,高高兴兴为子孙效劳的退休老人不计其数。这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美德了,至于子孙后代对长辈的孝能做到什么程度却全然不顾,实在让人感慨!

老伴腿骨折后,买菜成了他的主业。不但给自己家买,还给儿子家、女儿家买。他不像我拉辆自行车当运输工具,全靠双手拎,大包小包负载累累,可他总是笑呵呵的。像老黄这样高高兴兴买菜,高高兴兴为子孙效劳的退休老人不计其数。这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美德了,至于子孙后代对长辈的孝能做到什么程度却全然不顾,实在让人感慨!

我们也参观建造中的敬老院,三层楼高,有单人套房和两房一厅的双人房,均附浴室和厨房。入住者须能照顾自己的生活,类似台湾的老人公寓。较特别的是,公共食堂外,每户的厨房有料理台和橱柜,以及够摆放餐桌的空间;但愿不是鼓励老人家自己炊煮,用来摆放牌桌倒很理想。

参观的境外华文作家,啧啧称羡之余,好几人说:“我很想来这里养老!”

玉石、玛瑙、响铜砂等珍贵材料击碎成细粒(俗称“八宝灰”),再一道道糅上去的。据说,传世的琅石泉有三张,古琴演奏家陈雷激曾用其中一张灌制了碟片。我也有幸用这古

寻琴记

钟菡

董学习了流水中的一段泛音,拨弄起来,音色的确比别的琴厚重幽远。

明代的琴,现在弹起来依旧魅力不减。胡先生说,刚做出的琴是有些燥的,正如少年人气盛,待弹些时日,声音才慢慢脱

掉“火气”,正如人上了年纪,有了涵养。经过长年累月的操缦,优美的音质便基本保留下来,但有的琴即使弹一辈子也未必能如此。明代路王爱做琴,却因为过于讲究,漆上得太厚,声音反而出不来,故后人“路王无好琴”的说法。这就如同做人一样,凡事皆不能过度。

古代的琴全是由有机物构成,琴身是木头做



的,弦是用蚕丝做的(现在改用金属丝),徽是用贝壳做的,漆也来自树木。它们在做成琴前,都是有生命的东西,在做成琴后,形态虽发生了改变,但在爱琴、懂琴、日弹拂的琴师手中,却可以一直活着,一直保持鲜活美妙的声音。只可惜现在不少名琴都被锁在了博物馆里,或是辗转流落于各大拍卖行和收藏家手中,空为人瞻仰供奉,却无法再遇到知音。

我虽无力去搜寻网罗古代名琴,为之“赎身”,但也要挑一件称手的“兵器”,日日操练。这其中虽不似孙悟空入东海寻金箍棒般曲折,前后也折腾了

人当自强,一个虚心好学的人,若再加上自己的天赋,在这纷繁的社会中,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能在其中自在翱翔的天地,事事努力,孜孜不倦,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,不吝请教他人,这样的人一定能成功。这番话不是我说的,是三十年前赵冷月先生说的,是赵先生在当年还是小朋友的我面前赞扬乐震文的。

曾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,一天我到赵冷月先生家去,也巧,在门口遇上了乐震文和金重光,他们刚出门要走。我便问金重光,重光兄是否再一起进去坐坐,金重光说不坐了,指着乐震

文说,赵冷月先生请他画一幅画,让他回去作画吧。我笑笑便一人去了赵先生家,谈话间我便问起赵冷月先生觉得乐震文的画如何,赵先生说,他画得好,书法也写得好,你看他的画,无论临摹还是创作,笔法都好,有仙气,也就是说有味,我喜欢他的画。我听一位前辈竟然如此赞赏一位

后生,便问赵先生,乐震文会有成就的吧,他将来在画坛是否立得住脚,便有了开头赵先生的话。

时隔二十多年后,我又见到了乐震文的画,见其一反过去的章法,更加注重情感的流露,整幅画面犹如一片祥云,这山山水水紧紧连接着人们的情怀,山是如此的雄伟,水是这样的缠绵,天空是那般的宽阔,云是无比的安详,风风雨雨给大地带来无限的滋润。乐震文的画,我看就是他内心的写照,人须在这繁华的世界里寻找方寸安逸的空间,在这紧张的生活节奏中,找回自己的空闲。今天看来乐震文的画能脱颖而出真的是有其道理的。写到这里,又想起乔木先生这样赞过其的画,乐震文这小小年轻画得好,他的画静,静中又有他的思想,最重要的是他用脑子在画画,我想绘画也是人的天赋。



半年有余。寻来寻去,最终我还是买了张较好的练习琴。虽然不算佳品,但至少没有大毛病。普通的琴只有牌子没有名字,我却不不甘凡庸,自名之曰“九霄环佩”——古今琴重名的甚多,料也不会有人告我山寨。有时半夜下班回来,想模拟阮籍的“夜中不能寐,起坐弹鸣琴”,偷偷弹上一段,期待我的伯牙能穿越千年时空,轻扣月下门扉。

自强者立

王人梁



帆影

(中国画)

乐震文

儿孙是何物

青衫

看“老娘舅”父子竟对拳,父挥拳育子无方,子挥拳乃悖伦大罪,不禁代柏阿姨骂出声来。

偶阅袁子才诗:“人人望子作公卿,每到趋庭絮不清。我道儿孙是何物?世间不过一苍生。”

老有所养在上海

陈若曦

这可是由衷之言。像生态之地崇明岛,水清、土好、空气干净外,湿地、湖泊、公园又多,居民有如生活在人间天堂,百岁人瑞不稀奇,已是公认的长寿县。老人福利也好,譬如公园、公交车都免费。自从长江隧桥通车后,一趟巴士票价廿元,一般人要周末假期才会考虑过江。银发族却随时可以呼朋唤友过江来,在东平国家森林公园(普通票价七

十元)徜徉一整天,消夏兼养生,能不羡煞青壮年?将来不必害怕变老!这念头也能鼓励青壮年奋斗向上;不用漂洋过海去打工了,在本地安老也很好呢!

“居家养老”正是目前中国制定的养老方针,期待未来能有90%老人在家养老。希望上海市努力开拓,兼为国家提供先进经验。善用稳固的小区组织网,把居家和入住型照护(提供病床和

护理的赡养院;集合式老人住宅则包括敬老院和辅助式赡养院)混合在一起,彼此和谐相处。这样,老人从窗口眺望或步行庭院中,都可以看到活泼嬉戏的儿童,生机旺盛的青年人上下班,加上鸡飞狗跳,充满了住家的乐趣,生活就不会单调乏味。

我们也参观了小区组织的文娱设施,太极拳、国标舞、书法、绘画……凡能养生和进修的皆应有尽有,收费又低廉,白天的学员几乎全是退休族。

笔者曾有朋友进住台湾某“养生村”,由赡养院和老人公寓组成一区。虽然设备现代化,泳池、桑拿齐全,但她住了半年就搬出来。“门里门外都是老人,死气沉沉,没意思。”

“老有所养”在上海,为上海迈向《礼运大同篇》的境界喝彩!

十日谈

品味上海

明日请看一篇《社区的康乐》。

姚杰篆刻



卧听疏雨梧桐 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